

I214.412

504

S91

唐 宋 名 家 从 集

主 点
编 校

母 邱
庚 少
才 华

马
建
农

宋 苏 洵 著



苏 洵 集

S U X U N J I



A0931882

中 国 书 局



责任编辑：陶玮

封面设计：杨涛

唐宋名家丛集

苏洵集

（宋）苏洵 著

邱少华 点校

母庚才 马建农 主编

出版：中国书店

地址：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西街 57 号

邮编：100052

发行：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印刷：北京李史山胶印厂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

版次：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：165 千字

印张：6.75

印数：0001-5000

书号：ISBN7-80568-902-4/I·159

定价：10.00 元

前言

苏洵(1009—1066年),字明允,眉州眉山(今四川眉山)人。出身于一个屡世不显而有文化素养的家庭,其父苏序知书能诗,其兄苏澹、苏涣都曾以文学应举,苏涣于宋仁宗天圣年间进士及第。苏洵“少不喜学”,二十七岁始知发愤,而举进士举茂才异等均不中,乃绝意科举,全力为古文。宋嘉祐元年(1056年),携二子轼、辙入京,上其所著书于翰林学士欧阳修,欧阳修大加褒扬,并献诸朝廷。二子均中进士,又中制科。由此父子名动京师,天下皆知三苏文章。其后苏洵以霸州文安县主簿寄禄,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同修礼书,成《太常因革礼》一百卷,书成,奏未报而以疾卒,享年五十七岁。

三苏父子同列唐宋八大家。他们的文学主张有一个共同特点,就是不为空言,务求有用。风格技巧则得力于《孟子》、《战国策》者为多。苏洵自言“洵著书无他长,及言兵事,论古今形势,至自比贾谊。”(《上韩枢密书》)苏辙说他父亲“博观古今议论,而以陆贽为贤。”(《陆贽论》)贾、陆的政论奏疏,都是以直面时政,痛切陈言而著名于世的。苏洵也是如此。他针对积贫积弱,朝廷委靡,国势不振的现实,论及国计、民生与兵政,既有尖锐的批评,“天下无事,臣每每狂言,以迂阔为世笑,然臣以为必将有时

前言

而不迂阔也。”(《上皇帝十事书》)也有积极的建议。正如欧阳修《荐表》所指出的,“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”,“博于古而宜于今,实有用之言,非特能文之士也。”苏洵文笔老健,辞辩宏伟,无论称扬或讥贬其文者,都肯定其出于战国纵横家言。从形式而言,是如此;从内容而言,似乎也是如此。他的《权书》、《衡论》、《六经论》,反复涉及法、术、势,且津津乐道。因此朱熹说,“看老苏《六经论》,则是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。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三〇)法、术、势本是法家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,而战国纵横家的游说之辞,最能体现其具体运用之妙。苏洵以儒家仁义学说为体,以法、术、势为用,体用结合而成一家之言,而出之以纵横家的精微雄辩,警策犀利。他说,“《权书》,兵书也,而所以用仁济义之术也。”“然则权者,为仁义之穷而作也。”(《权书引》)“古者以仁义行法律,后世以法律行仁义。”(《议法》)明确地指出,仁义的推行要凭借法术。又说,“是以龙逢、比干,吾取其心,不取其术;苏秦、张仪,吾取其术,不取其心。”亦即以机智勇辩济其忠,“参乎权而归乎忠者也。”(《谏论上》)讲的虽然是谏法,但可以推而广之,见到苏洵文章的特点。茅坤的评语是,“其学本申韩,而其行文杂出于荀卿、孟轲及《战国策》诸家,不敢遽谓得古六艺者之遗。然其镜画之议,幽悄之思,博大

前言

之识，奇崛之气，非近代儒生所及。要之韩欧而下，与诸名家相表里。”（《唐宋八大家文钞·老泉文钞引》）“不敢遽谓古六艺者之遗”，虽是微辞，正好说明苏洵文章的新面貌。

苏洵发愤著书的主要成果，如《几策》、《权书》、《衡论》等，于嘉祐年间经欧阳修、韩琦进献于朝廷而引起重视，故其文集以“嘉祐”命名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为“十五卷。又别集五卷。”

关于本书此次整理工作，有如下几点说明。

一、以《四库全书》本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）为底本，以《四部丛刊》本、《四部备要》本为主校本，并参考了《唐宋八大家文钞·老泉文钞》（《四库全书》本）、《全宋文》（巴蜀书社）、《唐宋八大家全集·苏洵集》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）、其他宋人别集，以及《太玄校释》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），得益良多。

二、凡文字异同，大率依底本；间亦择善而从。某些明显的错漏，虽无版本根据，亦据史料或上下文意予以补正。如《重远》篇云，“国家分十七路”。而《宋史·地理志》记“至道三年（997年），分天下为十五路，天圣（1023—1032年）析为十八（路）。”“七”为误字无疑，因据《宋志》改为“八”。又如《审势》篇云，“力行果断而不牵于众人

前言

之是非”。“于”字据上下文意补。所有校改，务求审慎，不出校记。

三、关于篇目。底本《几策》无《审敌》篇，《衡论》无《广士》篇。而作者自言“作《策》二道，曰《审势》、《审敌》。”（《上田枢密书》）“于是又作《衡论》十篇。”（《衡论引》）“臣所著《权书》、《衡论》、《几策》二十二篇。”（《上皇帝书》）今据《丛刊》本、《备要》本补入，总计正为二十二篇。又，卷十五《杂文》，自《上六家谥法议》以下六篇，录自《全宋文》（巴蜀书社）第二十二册。卷十六《杂诗》，自《游嘉州龙岩》以下诸篇，录自《全宋诗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）第七册卷三五二。

四、关于引文。经查核原著，凡一二字或二三字有出入者，亦加引号，以清眉目，以便阅读。

古籍整理是一项艰巨细致的工作。本书在吸收前人与时贤已有成果的基础上，勉力从事，务求有所进步。其中的不当与错误，敬祈读者与专家批评指教。

邱少华 1998年7月

苏洵集卷一 几策

·审 势

治天下者定所尚，所尚一定，至于万千年而不变，使民之耳目纯于一，而子孙有所守，易以为治。故三代圣人，其后世远者至七八百年。夫岂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以至于是，盖其子孙得其祖宗之法而为据依，可以永久。夏之尚忠，商之尚质，周之尚文，视天下之所宜尚而固执之，以此而始，以此而终，不朝文而暮质，以自溃乱。故圣人者出，必先定一代之所尚。周之世，盖有周公为之制礼，而天下遂尚文。后世有贾谊者说汉文帝，亦欲先定制度，而其说不果用。今者天下幸方治安，子孙万世帝王之计，不可不预定于此时。然万世帝王之家，常先定所尚，使其子孙可以安坐而守其旧。至于政弊，然后变其小节，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。故享世长远，而民不苟简。

今也考之于朝野之间，以观国家之所尚者，而愚犹有感也。何则？天下之势有强弱，圣人审其势而应之以权。势强矣，强甚而不

已则折；势弱矣，弱甚而不已则屈。圣人权之，而使其甚不至于折与屈者，威与惠也。夫强甚者，威竭而不振；弱甚者，惠衰而下不以为德。故处弱者利用威，而处强者利用惠。乘强之威以行惠，则惠尊；乘弱之惠以养威，则威发而天下震栗。故威与惠者，所以节天下强弱之势也。然而不知强弱之势者，有杀人之威而下不惧，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。何者？威竭而惠衰故也。故有天下者，必先审知天下之势，而后可与言用威惠。不先审知其势，而徒曰我能用威，我能用惠者，末也。故有强而益之以威，弱而益之以惠，以至于折与屈者，是可悼也。譬之一人之身，将欲乳药饵石以养其生，必先审观其性之为阴，其性之为阳，而投之以药石。药石之阳而投之阴，药石之阴而投之阳。故阴不至于涸，而阳不至于亢。苟不能先审观己之为阴与己之为阳，而以阴攻阴，以阳攻阳，则阴者固死于阴而阳者固死于阳，不可救也。是以善养身者先审其阴阳，而善制天下者先审其强弱以为之谋。昔者周有天下，诸侯太盛。当其盛时，大者已有地五百里，而畿内反不过千里，其势为弱。秦有天下，散为郡县，聚为京师，守令无大权柄，伸缩进退无不在我，其势为强。然方其成，康在上，诸侯无大小莫不臣伏，弱之势未见于外。及其后世失德，而诸侯禽奔兽遁，各固其国以相侵攘，而其上之人卒不悟，区区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强国，是谓以弱政济弱勢，故周之天下卒毙于弱。秦自孝公，其势固已駸駸焉日趋于强大，及其子孙已并天下，而亦不悟，专任法制以斩挞平民。是谓以强政济强势，故秦之天下卒毙于强。周拘于惠而不知权，秦勇于威而不知本，二者皆不审天下之势也。

吾宋制治，有县令，有郡守，有转运使，以大系小，丝牵绳联，总合于上，虽其地在万里外，方数千里，拥兵百万，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间，三尺竖子驰传捧诏，召而归之京师，则解印趋走，惟恐不及。如

此之势，秦之所恃以强之势也。势强矣，然天下之病，常病于弱。噫！有可强之势如秦而反陷于弱者，何也？习于惠而怯于威也，惠太甚而威不胜也。夫其所以习于惠而惠太甚者，赏数而加于无功也；怯于威而威不胜者，刑弛而兵不振也。由赏与刑与兵之不得其道，是以有弱之实著于外焉。何谓弱之实？曰官吏旷惰，职废不举，而败官之罚不加严也；多赎数赦，不问有罪，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；冗兵骄狂，负力幸赏，而维持姑息之恩不敢节也；将帅覆军，匹马不返，而败军之责不加重也；羌胡强盛，陵压中国，而邀金缗，增币帛之耻不为怒也。若此类者，大弱之实也。久而不治，则又将有大于此，而遂浸微浸消，释然而溃，以至于不可救止者乘之矣。然愚以为弱在于政，不在于势，是谓以弱政败强势。今夫一舆薪之火，众人之所惮而不敢犯者也，举而投之河，则何热之能为？是以负强秦之势，而溺于弱周之弊，而天下不知其强焉者，以此也。虽然，政之弱，非若势弱之难治也。借如弱周之势，必变易其诸侯，而后强可能也。天下之诸侯固未易变易，此又非一日之故也。若夫弱政，则用威而已矣，可以朝改而夕定也。夫齐，古之强国也，而威王又齐之贤王也。当其即位，委政不治，诸侯并侵，而人不知其国之为强国也。一旦发怒，裂万家封即墨大夫，召烹阿大夫与常誉阿大夫者，而发兵击赵、魏、卫，赵、魏、卫尽走请和，而齐国人人震惧，不敢饰非者，彼诚知其政之弱，而能用其威以济其弱也。况今以天子之尊，藉郡县之势，言脱于口而四方响应，其所以用威之资固已完具。且有天下者患不为，焉有欲为而不可者？今诚能一留意于用威，一赏罚，一号令，一举动，无不一切出于威，严用刑法而不赦有罪，力行果断而不牵于众人之是非，用不测之刑，用不测之赏，而使天下之人视之如风雨雷电，遽然而至，截然而下，不知其所从发而不可逃遁。朝廷如此，然后平民益务检慎，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

然惧刑法之及其身，而敛其手足，不敢辄犯法。此之谓强政。政强矣，为之数年，而天下之势可以复强。愚故曰：乘弱之惠以养威，则威发而天下震栗。然则以当今之势，求所谓万世为帝王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者，其尚威而已矣。

或曰：当今之势，事诚无便于尚威者。然孰知夫万世之间，其政之不变，而必曰威耶？愚应之曰：威者，君之所恃以为君也，一日而无威，是无君也。久而政弊，变其小节而参之以惠，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。举而弃之，过矣。或者又曰：王者“任德不任刑”。任刑，霸者之事，非所宜言。此又非所谓知理者也。夫汤、武皆王也，桓、文皆霸也。武王乘纣之暴，出民于炮烙斩刖之地，苟又遂多杀人、多刑人以为治，则民之心去矣。故其治一出于礼义。彼汤则不然，桀之德固无以异纣，然其刑不若纣暴之甚也，而天下之民化其风，淫惰不事法度，《书》曰：“有众率怠弗协。”而又诸侯昆吾氏首为乱，于是诛锄其强梗、怠惰、不法之人，以定纷乱。故《记》曰：商人“先罚而后赏”。至于桓、文之事，则又非皆任刑也。桓公用管仲，仲之书好言刑，故桓公之治常任刑。文公长者，其佐狐、赵、先、魏皆不说以刑法，其治亦未尝以刑为本，而号亦为霸。而谓汤非王而文非霸也，得乎？故用刑不必霸，而用德不必王，各观其势之何所宜用而已。然则今之势，何为不可用刑？用刑何为不曰王道？彼不先审天下之势，而欲应天下之务，难矣！

审 敌

中国，内也；四夷，外也。忧在内者，本也；忧在外者，末也。夫天下无内忧，必有外惧。本既固矣，盍释其末以息肩乎？曰：未也。

古者夷狄忧在外，今者夷狄忧在内。释其末可也，而愚不识方今夷狄之忧为末也。古者，夷狄之势，大弱则臣，小弱则遁，大盛则侵，小盛则掠。吾兵良而食足，将贤而士勇，则患不及中原，如是而曰外忧，可也。今之蛮夷，姑无望其臣与遁，求其志止于侵掠而不可得也。北胡骄恣为日久矣，岁邀金缯以数十万计。曩者，幸吾有西羌之变，出不逊语以撼中国。天子不忍使边民重困于锋镝，是以虏日益骄，而贿日益增，迨今凡数十百万，而犹慊然未满足其欲，视中国如外府。然则，其势又将不止数十百万也。夫贿益多，则赋敛不得不重；赋敛重，则民不得不残。故虽名为息民，而其实爱其死而残其生也。名为外忧，而其实忧在内也。外忧之不去，圣人犹且耻之；内忧而不为之计，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无变也。

古者，匈奴之强，不过冒顿。当暴秦刻剥，刘、项战夺之后，中国湮然矣。以今度之，彼宜遂入践中原，如决大河，溃蚁壤，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，何则？中原之强，固百倍于匈奴，虽积衰新造，而犹足以制之也。五代之际，中原无君，石晋苟一时之利，以子行事匈奴，割幽、燕之地以资其强大。孺子继立，大臣外叛，匈奴扫境来寇，兵不血刃而京师不守，天下被其祸。匈奴自是始有轻中原之心，以为可得而取矣。及吾宋景德中大举来寇，章圣皇帝一战而却之，遂与之盟以和。夫人之情胜则狃，狃则败，败则怨，怨则胜。匈奴狃石晋之胜，而有景德之败；怨景德之败，而愚未知其所胜，甚可惧也。虽然，数十年之间，能以无大变者，何也？匈奴之谋必曰：我百战而胜人，人虽屈而我亦劳。驰一介入中国，以形凌之，以势邀之，岁得金钱数十百万。如此数十岁，我益数百万，而中国损数百万。吾日以富，中国日以贫，然后足以有为也。天生北狄，谓之犬戎，投骨于地狺然而争者，犬之常也。今则不然，边境之上，岂无可乘之衅？使之来寇，大足以夺一郡，小亦足以杀掠数千

人，而彼不以动其心者，此其志非小也。将以蓄其锐而伺吾隙，以伸其所大欲，故不忍以小利而败其远谋。古人有言曰：“为虺弗摧，为蛇奈何？”匈奴之势，日长炎炎。今也柔而养之，以冀其卒无大变，其亦惑矣。且今中国之所以竭生民之力，以奉其所欲，而犹恐恐焉惧一物之不称其意者，非谓中国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。然以愚度之，当今中国虽万万有如石晋可乘之势者，匈奴之力虽足以犯边，然今十数年间，吾可以必无犯边之忧。何也？非畏吾也，其志不止犯边也。其志不止犯边，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为，则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绝其好，以失吾之厚赂也。然而骄傲不肯少屈者，何也？其意曰邀之而后固也。鸷鸟将击，必匿其形。昔者冒顿欲攻汉，汉使至，辄匿其壮士健马。故《兵法》曰：“词卑者，进也；词强者，退也。”今匈奴之君臣，莫不张形势以夸我，此其志不欲战，明矣。阖庐之入楚也，因唐、蔡；勾践之入吴也，因齐、晋。匈奴诚欲与吾战耶，曩者陕西有元昊之叛，河朔有王则之变，岭南有智高之乱，此亦可乘之势矣。然终以不动，则其志之不欲战，又明矣。吁！彼不欲战，而我遂不与战，则彼既得其志矣。《兵法》曰：“用其所欲，行其所能，废其所不能。于敌反是。”今无乃与此异乎。且匈奴之力，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，而夺一郡，杀掠数千人之利，彼又不以动其心，则我勿赂而已。勿赂，而彼以为辞，则对曰：尔何功于吾，岁欲吾赂？吾有战而已，赂不可得也！虽然，天下之人必曰：“此愚人之计也。天下孰不知赂之为害而无赂之为利，顾势不可耳。”愚以为不然。当今夷狄之势，如汉七国之势。昔高祖急于灭项籍，故举数千里之地以王诸将。项籍死，天下定，而诸将之地因遂不可削。当是时，非刘氏而王者八国，高祖惧其且为变，故大封吴、楚、齐、赵同姓之国以制之。既而信、越、布、绛皆诛死，而吴、楚、齐、赵之强反无以制。当是时，诸侯王虽名为臣，而其实莫不有帝制之

心，胶东、胶西、济南又从而和之，于是擅爵人，赦死罪，戴黄屋，刺客公行，匕首交于京师。罪至章也，势至逼也。然当时之人，犹且徜徉容与，若不足虑，月不图岁，朝不计夕，循循而摩之，煦煦而吹之，幸而无大变。以及于孝景之世，有谋臣曰晁错，始议削诸侯地以损其权。天下皆曰：诸侯必且反。错曰：“固也。削亦反，不削亦反。削之则反疾而祸小，不削则反迟而祸大。吾惧其不及今反也。”天下皆曰晁错愚。吁！七国之祸，期于不免。与其发于远而祸大，不若发于近而祸小。以小祸易大祸，虽三尺童子皆知其当然。而其所以不与错者，彼皆不知其势将有远祸，与知其势将有远祸，而度己不及见，谓可以寄之后人，以苟免吾身者也。然则错为一身谋则愚，而为天下谋则智。人君又安可舍天下之谋，而用一身之谋哉！今日匈奴之强不减于七国，而天下之人又用当时之议，因循维持以至于今，方且以为无事。而愚以为天下之大计不如勿赂。勿赂则变疾而祸小，赂之则变迟而祸大。畏其疾也，不若畏其大；乐其迟也，不若乐其小。天下之势，如坐弊船之中，駸駸乎将入于深渊，不及其尚浅也舍之，而求所以自生之道，而以濡足为解者，是固夫覆溺之道也。圣人除患于未萌，然后能转而为福。今也不幸养之以至此，而近忧小患又憚而不决，则是远忧大患终不可去也。赤壁之战，惟周瑜、吕蒙知其胜；伐吴之役，惟羊祜、张华以为是。然则宏远深切之谋，固不能合庸人之意，此晁错所以为愚也。虽然，错之谋犹有遗憾。何者？错知七国必反，而不为备反之计，山东变起，而关内骚动。

今者匈奴之祸，又不若七国之难制。七国反，中原半为敌国；匈奴叛，中国以全制其后。此又易为谋也。然则谋之奈何？曰：匈奴之计不过三：一曰声，二曰形，三曰实。匈奴谓中国怯久矣，以吾为终不敢与之抗，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赂以养其力。今也遽

绝之，彼必曰战而胜，不如坐而得赂之为利也。华人怯，吾可以先声胁之，彼将复赂我。于是宣言于远近，我将以某日围某所，以某日攻某所。如此谓之声。命边郡休士卒，偃旗鼓，寂然若不闻其声。声既不能动，则彼之计将出于形。除道翦棘，多为疑兵以临吾城，如此谓之形。深沟固垒，清野以待，寂然若不见其形。形又不能动，则技止此矣，将遂练兵秣马以出于实。实而与之战，破之易尔。彼之计必先出于声与形，而后出于实者，出于声与形，期我惧而以重赂请和也；出于实，不得已而与我战，以幸一时之胜也。夫勇者，可以施之于怯，不可以施之于智。今夫叫呼跳踉以气先者，世之所谓善斗者也。虽然，蓄全力以待之，则未始不胜。彼叫呼者，声也；跳踉者，形也。无以待之，则声与形者亦足以乘人于卒。不然，徒自弊其力于无用之地，是以不能胜也。韩许公节度宣武军，李师古忌公严整，使来告曰：“吾将假道伐滑。”公曰：“尔能越吾界为盗邪？有以相待，无为虚言！”滑帅告急，公使谓曰：“吾在此，公安无恐。”或告除道翦棘，兵且至矣。公曰：“兵来不除道也。”师古诈穷，迁延以遁。愚故曰：彼计出于声与形而不能动，则技止此矣。与之战，破之易耳。方今匈奴之君有内难，新立，意其必易与。邻国之难，霸王之资也。且天与不取，将受其弊。贾谊曰：“大国之王，幼弱未壮，汉之所置傅相，方握其事。数年之后，大抵皆冠，血气方刚，汉之傅相，以病而赐罢。当是之时而欲为安，虽尧舜不能。”呜呼！是七国之势也。

苏洵集卷二 权书上

权书引

人有言曰：儒者不言兵，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。使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也，则武王何用乎太公？而牧野之战，“四伐、五伐、六伐、七伐，乃止齐焉”，又何用也？《权书》，兵书也，而所以用仁济义之术也。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，而妄以我为孙武之徒也。夫孙氏之言兵，为常言也。而我以此书为不得已而言之之书也。故仁义不得已，而后吾《权书》用焉。然则权者，为仁义之穷而作也。

心 术

为将之道，当先治心。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，然后可以制利害，可以待敌。

凡兵上义；不义，虽利勿动。非一动之为害，而他日将有所不

可措手足也。夫惟义可以怒士，士以义怒，可与百战。凡战之道，未战养其财，将战养其力，既战养其气，既胜养其心。谨烽燧，严斥堠，使耕者无所顾忌，所以养其财。丰犒而优游之，所以养其力。小胜益急，小挫益厉，所以养其气。用人不尽其所欲为，所以养其心。故士常蓄其怒，怀其欲而不尽。怒不尽则有余勇，欲不尽则有余贪，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。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。不养其心，一战而胜，不可用矣。凡将欲智而严，凡士欲愚。智则不可测，严则不可犯，故士皆委己而听命，夫安得不愚？夫惟士愚，而后可与之皆死。

凡兵之动，知敌之主，知敌之将，而后可以动于险。邓艾縋兵于穴中，非刘禅之庸，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。彼固有所侮而动也。故古之贤将，能以兵尝敌，而又以敌自尝，故去就可以决。凡主将之道，知理而后可以举兵，知势而后可以加兵，知节而后可以用兵。知理则不屈，知势则不沮，知节则不穷。见小利不动，见小患不避，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，夫然后可以支大利大患。夫惟养技而自爱者，无敌于天下。故一忍可以支百勇，一静可以制百动。兵有长短，敌我一也。敢问吾之所长，吾出而用之，彼将不与吾校；吾之所短，吾蔽而置之，彼将强与吾角奈何？曰：吾之所短，吾抗而暴之，使之疑而却；吾之所长，吾阴而养之，使之狎而堕其中。此用长短之术也。

善用兵者，使之无所顾，有所恃。无所顾，则知死之不足惜；有所恃，则知不至于必败。尺椹当猛虎，奋呼而操击，徒手遇蜥蜴，变色而却步，人之情也。知此者，可以将矣。袒裼而按剑，则乌获不敢逼；冠胄衣甲，据兵而寝，则童子弯弓杀之矣。故善用兵者，以形固。夫能以形固，则力有余矣。

法 制

将战，必审知其将之贤愚。与贤将战，则持之；与愚将战，则乘之。持之，则容有所伺而为之谋；乘之，则一举而夺其气。虽然，非愚将勿乘。乘之不动，其祸在我。分兵而迭进，所以持之也；并力而一战，所以乘之也。

古之善军者，以刑使人，以赏使人，以怒使人，而其中必有以义附者焉。不以战，不以掠，而以备急难，故越有君子六千人。韩之战，秦之斗士倍于晋，而出穆公于淖者，赦食马者也。兵或寡而易危，或众而易叛，莫难于用众，莫危于用寡。治众者法欲繁，繁则士难以动；治寡者法欲简，简则士易以察。不然，则士不任战矣。惟众而繁，虽劳不害为强。以众入险阻，必分军而疏行。夫险阻必有伏，伏必有约，军分则伏不知所击，而其约携矣。险阻惧蹙，疏行以纾士气。兵莫危于攻，莫难于守，客主之势然也。故地有二不可守，兵少不足以实城，城小不足以容兵。夫惟贤将能以寡为众，以小为大。当敌之冲，人莫不守，我以疑兵，彼愕不进，虽告之曰此无人，彼不信也。度彼所袭，潜兵以备，彼不我测，谓我有余，夫何患兵少。偃旗仆鼓，寂若无气，严戢兵士，敢哗者斩。时令老弱登埤示怯，乘懈突击，其众可走，夫何患城小。背城而战，阵欲方，欲踞，欲密，欲缓。夫方而踞，密而缓，则士心固，固则不慑。背城而战，欲其不慑。面城而战，阵欲直，欲锐，欲疏，欲速。夫直而锐，疏而速，则士心危，危则致死。面城而战，欲其致死。

夫能静而自观者，可以用人矣。吾何为则怒，吾何为则喜，吾何为则勇，吾何为则怯？夫人岂异于我？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观其